

马有财并不知道,其实是金善卿救了他们



龙一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上期回顾

金善卿接到了密令,汪兆铭签署,让他务必防范北方革命党的暴动。而且,金善卿得知,总督陈夔龙早有防备,总督府、海关道、探访局等处布下了重兵,外松内紧,就是防着革命党人再次暴动。这越发坚定了金善卿阻止马有财的决心。他请马有财吃饭,马有财并不领情。

历史风云

马盛:直隶总督衙门原先在河北,海河截弯取直以后,就变到河南边了,紧临着金钢桥。头一次暴动,负责放信号的同志也不知道是没有经验,还是一慌张看错了表,反正是提前一个小时就放出了信号,各队伍还没到达指定位置,河北的人就先动了手。当时我就想,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只是信号放早了,关键是参加的人手太杂,不统一。

镇反干部:不是你们北方革命总队干的么?

马盛:不是。好像是同盟会派来的人,不是汪精卫,就是胡钊公,他们要把天津的革命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什么协会之类的组织,也拉上我们总队,但联系不多。你想这事,十七八个组织,互不相认得,也弄不清谁在干什么,就这么暴动,能成么?说句难听的话,武昌起义这事儿多有赶时气,撞大运的成分,他们把那种经验拿到北方来干,可这是清政府的老窝,怎么能行?不行。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

镇反干部:你当时有把握成功?

马盛:至少有七分把握。我们只要拿下总督府,活捉总督陈夔龙,或是天津总兵,让他们下令新军投降,事情就成了。听起来来这么大的城市不好办,打蛇打七寸,抓对了地方,很容易办到。

镇反干部:你怎么知道直隶总督那天在府里?

马盛:那天陈夔龙的长孙过满月,天津所有的地方官和新军的长官都得到,我们冲进去来个瓮中捉鳖,一个也跑不了。那时天津就没管了,群龙无首,至少华界我们能控制住。

镇反干部:成功以后能怎么样?

马盛:怎么样?还真的是,真要是暴动成功了……那会儿还

没有咱们共产党。我想,只要是成功了,至少全国解放用不着非等到现在。

三梆子把金善卿拉到了暴动指挥部

到了六点钟,三梆子还没出现。金善卿心中暗想,这三梆子一定是跟着忙活暴动的事,抽不开身。

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不该对马有财他们由同情进一步深入到关心。是关心么?他问自己,兴许是,否则,不会从得知今夜暴动的消息后,便这样张皇失措的。这样太没风度了,要泰山崩于前而不惊……

有个短衣的汉子送来张纸条,上面的书法拙劣,说今晚亥正,来车接你。晚上十点过来接他,什么意思?莫不是拉他一起去暴动?还是把他劫持起来免得碍事?不明白。

三梆子来接金善卿时,一脸的不高兴,他在梦里都想参加暴动,上一次嫌他小,不让他去,这回有了机会,又去不成。

车还没到鼓楼,金善卿挑个僻静地界把三梆子叫住了。“跟我说实话,马有财是不是今天夜里暴动?我告诉你,新军的布置有了变化,马有财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我现在必须得马上见到他。”其实左师爷去了北京,今天并没有总督府的切实消息。

三梆子没言语。马有财给他下的是死命令,让他架也得把金善卿架回家。

“如果他们就这样干起来,人可少死不了,事也不一定成功。”

三梆子毕竟是个小孩子,让金善卿连哄带吓唬,便掉转车把,奔北边下去了。三梆子脚下

如飞,直奔南运河边上的鱼市。

马有财的指挥部就设在鱼市东头的一间小茶棚里,往北距金钢桥只有一箭地。马有财并没在这里,茶棚里坐着喝茶的是宝义。

“你来干什么?”金善卿怒火中烧,马有财要是在跟前,他免不了要破戒开骂了。“他怎么能把你弄来?这不是害人么?”

“是我自己要来的。”宝义手里那碗茶刚是二泡,嫩绿的芽尖不是这茶铺中所能有的,手边是她那支柄上嵌珍珠的柯尔特。“我虽然不赞成他们,但事情既然干起来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镇反干部:我听您说是初三见到的宝义和金善卿,初五暴动,但其他人的交代材料中说,从你们见面,到暴动,不是经过了三天,就是四天,这里边时间不大吻合。您看这?

马盛:肯定是他们记错了,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镇反干部:不是我们不相信您,从多方面的材料来看,金善卿在这几天里的活动互相冲突,还有不少别的事,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干不了那么多事,我们琢磨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诡秘的东西?

马盛:你这活问到点子上了,金善卿这个人,表面看起来还算规矩,其实神出鬼没,专门干些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在金善卿的协助下,马有财他们得救了

马有财听到总督府后边炸响了,心下一喜,从衣襟里掏出两把短手枪,一支柯尔特,一支勃朗宁,只两枪,便把他拉往闲扯的两名岗哨撂倒在地。听到枪声,散在四处的队员们都冒了出来,每人一支手枪,一枚土炸弹,

向总督府门前冲过来。

冲进总督府,并没有遇到抵抗,卫兵们都逃散了。马有财心下暗喜,真乃天助我也。让马有财感到不安的是,院子后边方才响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此时却没了动静。他在正面的进攻并非主力,主要的战斗人员和大枪都放在了总督府的后面,后花园的院墙被炸开之后,便可杀进府来,从背后击溃府里的卫队。

马有财刚站起身来往二道门里冲时,被人从房上扔下来了七八个火把,掉在夹道中,照得通亮,两边房顶上的枪弹随之倾盆而下。原来府里百十名卫兵乘着主人正忙,大都跑到后院去吃酒,正赶上后面一路革命党炸墙,二度交火,对方攻不进来,他们这才回身与马有财撞了个正着。

马有财他们这十几个人,眼下被人居高临下地打,毫无还手之力,正在这个时候,前院的队员们赶过来支援,一阵弹雨,把房顶上的火力压了下去,马有财不撤也得撤了。所以,当他看见金钢桥高高升起时,真有些喜出望外。

两军会合,下一步是向哪边撤退,河北的路断了,再说也不能往枪口上撞,沿河向东也不可行,那边是日租界,小日本坏着呢。看来只能向西,但西边是西车站,津浦线的始发站,也驻着新军,只能向西再向北,转走河北大街。

“听我的,跟我向东走,边打边撤。”在众人主意不定的时候,金善卿这才想起他早有安排。

“不行,过不去。”马有财无法相信那是条活路,这时总督府里的卫兵从后边赶了上来,枪声噼噼啪啪地响。金善卿没再说话,劝也没有用,便拉住马有财

径直向东下去了。跑出半里多地,回身打了两排枪,他便顺着河堤跑到了冰面上。后边的新军不再放枪了,怕子弹打到日租界里去惹麻烦,反正前边是死路,日本兵不会放他们进日租界。

因是临近开河的节气,冰面上一走咯咯直响,踩着没劲。河中央开出了一条航道,水面上停着一艘没挂旗的小火轮。

一见革命党要上船逃跑,新军的枪弹又打了过来。“走喽。”金善卿被人拉着刚爬到船帮上,早就升火待发的小火轮猛地一跳,又向前一窜,跑了起来。

哗哗一阵枪弹密不透风,从右岸射过来,岸上站着长长的一排小矮个,罗圈腿的日本兵,老吴的脸上血光一闪,一头栽入河中。

开船的缉私警猛地加大马力,机器呜呜地叫着,向法租界冲去,后边的绳索又松出去老大一节,上边系着的那个孩子,样子怪得不得了地躺在水面上蹦蹦跳跳……

金善卿知道他们得救了,桑德森言而有信,给他们派了船来,而且他在河下游还安排了接应,此时宝义应该等在那里。

镇反干部:你们是如何全身而退的?

马盛:在挂甲寺上的岸,德租界北边,铁血团的同志们在那里给我们打接应。

镇反干部:你事先安排得挺周到。

马盛:怪就怪在,我没通知过铁血团。许是宝义安排的?她也没提过呀。

镇反干部:金善卿说他救过一个孩子,有这事儿么?

马盛:有这么回事。那孩子当时中了一枪,脑袋给打掉了一半,救个屁。

白崇洗劝顾忱不要太贪,市场可能要变天



韦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距北京六百公里处,有一宝地,土地价值2.5亿,利润近3亿。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来自顾忱。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想拿项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于是乎,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人人有目标,个个不满足,好一道饕餮大餐,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上期回顾

回到北京,顾忱去找白崇洗,在白崇洗办公室看到了死对头申笃寅。很快他就明白了这两大巨头亲切聚首的原因。原来前一阵申笃寅突然抛出了房地产市场将迎来“拐点”的论调,但大家都不相信这一论调,只有白崇洗认同此番言论,并且还登门拜访了申笃寅。申笃寅此次来只是为了将女儿介绍给白崇洗认识,以示亲近。

商战小说

房地产市场要变天

申笃寅走后,白崇洗请顾忱一起吃鱼。吃饭时,白崇洗问顾忱:“安洋的天如何?”

顾忱明白他是想说市场,“很晴朗。房价刚刚起来。年后才一个月就……”

白崇洗打断他,“安洋距离北京六百公里,不近,却也不远。你开车往来,是不是感觉两地天气总是一样?”

“是。”

“北京变天,安洋也会变,这也是规律。”

“您说,北京的天要变了?”

“不是要变,而是变了。”白崇洗往嘴里送上一口鲜鱼,“今天的刺身魔鬼鱼,绝对新鲜,吃下一口再喝些冰水,吃完鱼泡在六十度水温的热水里,是一种完美体验。”

顾忱学他模样往嘴里放了一块鱼肉,立即觉得喉咙发木跟吃了毒药似的滚烫,也立即端起冰水喝了一口,真奇怪,那种感觉竟立即消失,冰水伴着鱼肉入胃中,全身即刻温暖如春,被包裹在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中。

“不错吧?”白崇洗笑,“魔鬼鱼肉质本来有毒,但冰水恰好可以解其毒,不光解毒,还能助其味,使毒药变成美味。好比,安洋项目对你而言是毒药,但只要有毒,也能成为美味。”

“解药是什么?”

“不贪。”

“不贪?”

“这个项目对你而言过大,你若强做,风险极大。但以你的智慧,应该能顺利启动,但北京天气将变,安洋必不幸免,所以动作要快,定位要准,你这个项

目关键在于资金运作,但资金的运作效率取决于市场运作,所以说,别贪心,不要对利润率企图过高,按照目前价格制定你的利润目标,便能规避风险。”

“您是让我快速出击,切勿恋战?”

“所谓‘恋战’,其实就是一个‘贪’字。好比饕餮,总是吃不够,但食物总会有匮乏的一天,市场总会有波动时刻,贪吃的人,便跑不快。”

“是。”

白崇洗微笑,“别看你小子嘴里说是,其实心里一定对我这老帮菜嗤之以鼻,以你年轻气盛,好不容易把握一次机会,不赚个盆满钵满便不是你小子。但记住我的话,见好就收,切勿贪恋。钱永远有得赚,命,却只有一回。”

顾忱迟疑了一下,白崇洗看出端倪,冷笑问道:“你小子是不是还有什么想法?”

“是。”顾忱老实回答,“我想提高容积率……”

“饕餮啊,典型的贪吃者。”白崇洗摇摇头,“绝对不可。这样看似占了大便宜,但时间呢?成本呢?全上去了,以我的经验,小城市是不认高层的,提高容积率便全变成高层,势必造成市场被动,购房行为至少拖后半年,这半年,既能让你喜出望外,也能让你万劫不复。”

“但如果提高容积率的话,利润实在有限……”

“利润要紧还是命要紧?以你的投入,即使不改容积率,你自己也能赚到几千万利润,对不对?但你觉得老夫子要价太高,自己吃亏,所以想再挖掘出利润来,对不对?但人家老夫子手里有地,而你是什么都没有,即使项目黄了,老夫子的地还

在,大不了多等几年,你呢?我的投资赔进去无所谓,孙大盛呢?别看他跟你哥们,你要让他赔进去,他指定翻脸!到时候你便一文不名,光着屁股回北京吗?我要是你,一定找地方挖坑把自己埋了。”

“嘿嘿,老大,你吓得我都不敢做了。”

白崇洗在顾忱脸上打量片刻,轻叹口气,道:“算了,我也不说了,很多事情,只有自己经历过才会相信,旁人再说只不过是放屁。再说了,市场虽变天,但何时变,也不是我和申笃寅能预报得准的,也许就在明天,也许还要三年,一切看万物发展和相互作用,这是天机啊!你小子要信了我,结果少赚了几千万,还不心里骂我一辈子?哈哈,算了,刚才的苦苦婆心,换了人我才不说呢。你小子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自己的命,自己小心玩吧,走,洗澡啦。”

白崇洗放下筷子,脱去衣服,一脚踏入温度恰恰六十度的热水里,表情跟神仙似的。

顾忱对他的话有些不忿,心想市场哪有你想的说变就变?等我成功之日,再回头跟你理论!

一条惊人的消息

帮助白崇洗顺利金蝉脱壳后,顾忱又忙自己的事。电话告知贾晓阳与老夫子等人,他将以太石集团企业成员“固宸国际投资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的名义签约,有白崇洗认可,对方对此也毫不怀疑,由此顾忱正式华丽转身成功,站到了前台。这个“固宸国际投资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是他去年在香港用一万港币注册的空壳公司。然后,顾忱与孙大盛签订协

议,分别将“固宸国际投资集团(北京)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孙大盛和白崇洗,其中孙大盛占百分之四十,白崇洗占百分之十。孙大盛将四千万现金、白崇洗将两千万现金打入公司账户,再加上顾忱自己汇入的一千万资金,然后由白崇洗帮助将这七千万资金转成外资,空壳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外商投资公司。这个过程其实很复杂,但有白崇洗这等大佬出手,一切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中搞定。

安洋晚间新闻中,登高节被作为重点活动加以报道,卫彬讲话全过程反复播放了十几遍,他在讲话里提到了六次的第一城,迅速成为安洋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新名词。而电视画面中不断闪现的第一城的画面,更是在安洋引起极大轰动。

一向平淡如水的安阳市房地产市场突如其来巨大波澜全因第一城而起,人们对房地产的热情被瞬间点燃,几乎所有人都在热议这一座即将伫立在城市中央的新城。

一时间,无人不知第一城!顾忱成功了。燥热。六月便入了夏。北京的天气比往年这个时候偏高。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一百年地球就会变成一个滚烫的火球不适宜人类居住。

北京的各家售楼处早早便开足了空调,却仍无法抵御购房者的热情。笃寅集团和白石集团的促销并未在市场上引起跟风,反而成为圈内一致嘲弄的对象。但二人却坚持不懈,趁着大家捂紧房源之际加快推出房源,所有新推房源一定会在几天内售罄,房源有限,市场却热度无限,一房难求的局面无力改变。各地政

府开始出台政策要求严厉打击囤房惜售的开发商,开发商便使用各种伎俩规避政府监管,装模作样推出的稀少房源如同酷热三伏天的几颗雨点,根本无力浇凉炽热。市场于是更加无量空涨,价格与日俱增,人们购房热情愈加高涨。

开发商们在清凉的空调房间里看着售楼处里焦急的人群笑,过了这个夏天,价格又会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点,房地产市场上的博弈,购房者从来就没有赢过!

安洋各家项目也如此,人们生怕被房价快车远远抛在后面,纷纷挤破脑袋求房,但巧合的是,市场上所有正在建设的楼盘施工进度突然全面滞缓下来,有些工地甚至放了暑假!找到老夫子央求在第一城为自己留套房子的熟人们踏破门槛,第一城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安洋的购买力。

一切顺利。又传来一个好消息:规划委员会正式批准第一城容积率由20调到25!只是连带了一个附加条件,按照增加容积率的幅度补交契税。所有人松了一口气,第一城推进路上最大的一个拦路虎被移走了,补交契税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官样文章,仅仅才一百多万而已!

正当顾忱信心满怀时,媒体突然播发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国家几部委联合下文,宣布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其中明确一条:开发商必须缴清土地出让金后才可办理土地证。

这条规定无疑扼住了第一城继续推进的咽喉!顾忱急忙给老夫子打电话,老夫子也正准备给他。两人焦急商议的结果,就是顾忱赶紧返回,设法解决这个险关。